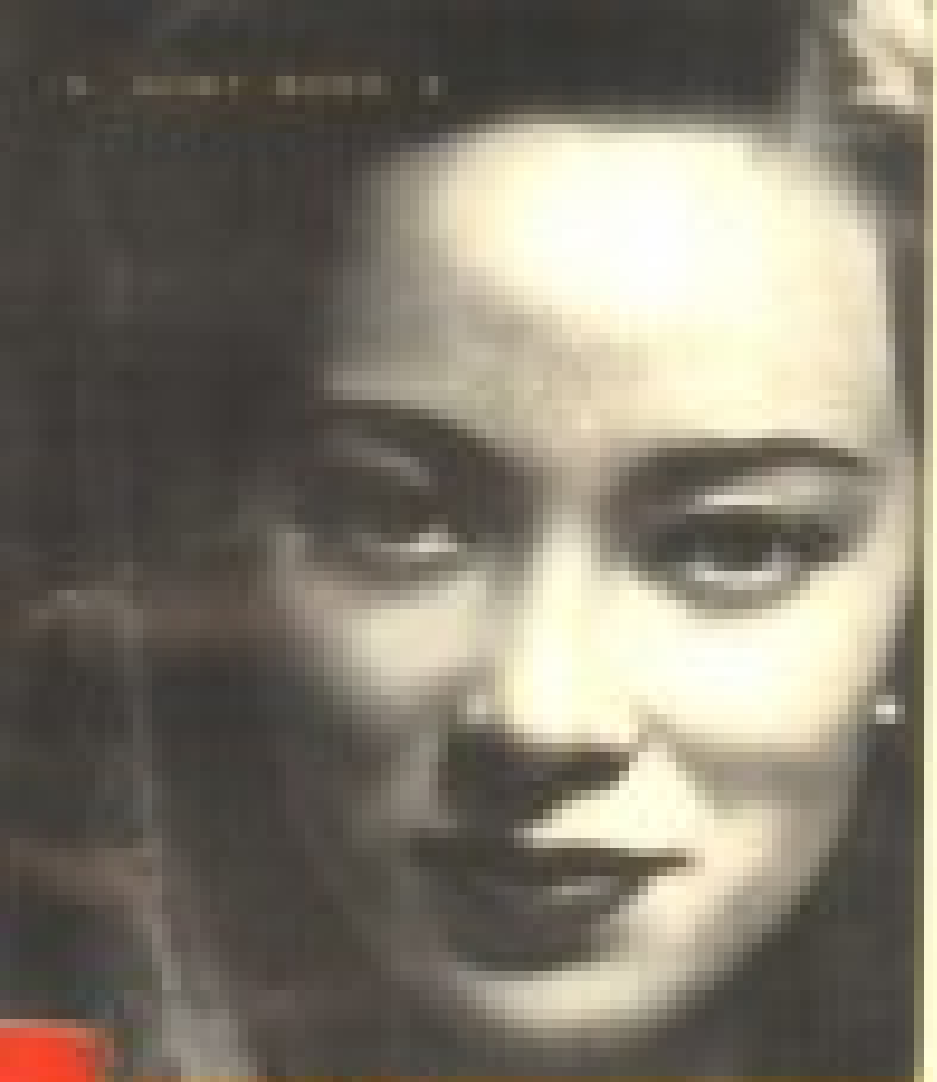


〔日〕 山口淑子 藤原作弥 著

的前半生 — 李香兰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



的前半生——李露的自传



# 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

〔日〕山口淑子 藤原作弥 著

何平 张利 译 丹东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 李香兰私の半生

〔日〕山口淑子 藤原作弥 著

株式会社新潮社 1987.8.30

根据日本株式会社新潮社1987年8月第三次印刷版本译出

责任编辑：李豫生

封面设计：施本铭

## 我的前半生4——李香兰传

〔日〕山口淑子 藤原作弥 著

何平、张利 译 丹 东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华生印刷厂排版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北京百万庄大街8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9.5 插页：2 字数：213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

ISBN-7-5012-0120-X/1·26 定价：2.60元



全家像,前排左一为8岁时的山口淑子(李香兰),后排左起:母亲、父亲和外祖父。

CA66/03



李香兰



初登影坛,与杜寒星共同主演《蜜月快车》(1938)。



与中国影星在一起，左起：白虹，姚莉，周璇，李香兰、白光。



左起：卜万苍夫人、李香兰、卜万苍导演，王丹凤，岩崎昶。



左起：袁美云、陈云裳、李香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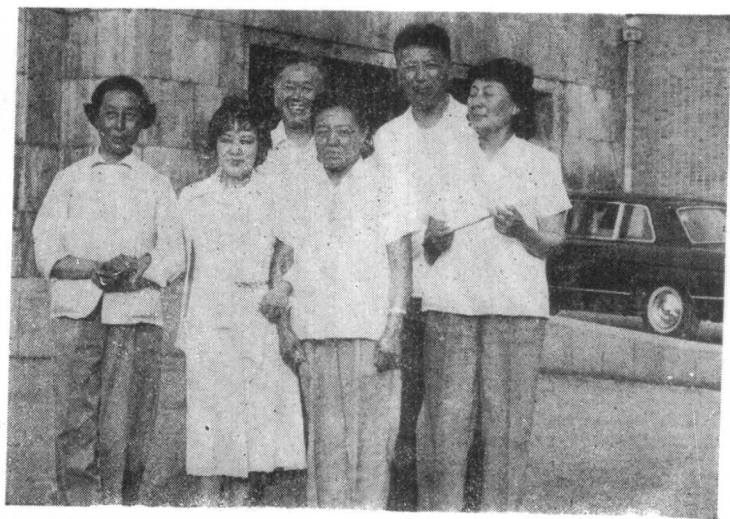
与美国女影星南希·戴维斯  
(里根总统夫人) 在一起。



电影《雾笛》剧照 (1952年)。



在缅甸的仰光，与外交官大鹰弘结婚，两侧为日本驻  
缅大使夫妇（1958年）。



1978年，李香兰首次访华，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与  
当年共事的演员们重逢。



## 译校者的话

李香兰，对于老一代中国人来说，这个名字或许并不陌生。抗日战争时期，她作为歌星和影星，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红极一时，她演唱的歌曲《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夜来香》等风靡大江南北，她主演的电影《万世流芳》等广为人知。

李香兰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她生于中国乱世，社会关系复杂，经历奇特而曲折，在现代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印记，在当今的中日关系中仍有一定影响。由于她的名字，不仅中国人，就连许多日本人也认为她是中国人，其实她是道地的日本人。她的生身父母都是日本人，她1920年生于我国辽宁省抚顺，本名山口淑子。她在中国上学，在中国度过了青春年华的岁月。日本战败后，她于1946年离开中国回到日本，人生道路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虽然她回国后继续活跃于影坛，但对她来说，这与她在中国大地上所度过的“艺术生涯”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把她从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恶梦中唤醒，赋予她真正的艺术生命。

她回国后，与“李香兰”告别，以“山口淑子”的名字从事艺术活动，主演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影片。她还在电视台担任过节目主持人。后来，立志从政，1974年当选为日本参议院议员，从此活跃于日本政坛至今。其间还数次来我国访问。

本书是日本的畅销书，1987年5月问世后，仅半年时间内就再版了12次，成为日本出版界的一大新闻。我们翻译出版这本书，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通日本人的自传，而是一部具

有时代烙印的回忆录，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史一个断面的证言和注脚。我们希望这本书能为我国广大读者尤其是中老年读者，了解李香兰这位“印象中的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经历和作用，并通过她这本自传，为了解中日关系黑暗年代的政治气氛、阴险谋略和社会面貌，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山口淑子在这部自传中回首前尘，叙事述怀，费尽语丝万千缕。可是读罢该书后，人们又不能不感到，她好象还有许多话要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山口淑子在本书后记中说，写这本自传对她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当她在几十年后再看自己当年主演的电影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连几个月都睡不成眠”；她对中国怀有“忏悔之意”，“只有道歉，而不想美化过去”。从这些话中，读者不难窥见作者在忆述自己的“李香兰时代”过程中的复杂心情。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由于角度不同，评价自然会有不同；在不同人的笔下，同一个人物和事件往往得到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反映。好在我们不是在给李香兰作传，而是翻译她的自传，我们也不是评论书中涉及的人和事，而是介绍李香兰或山口淑子的评论，因此不想在这里多说什么。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翻译原作中，对无关紧要的细节略有删节，对我国的旧地名均照原文译出，敬希鉴谅。限于译者水平，错误不确之处恐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郝时晋等同志的慷慨协助，在此谨深表谢忱。

译校者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ISBN 7 - 5012 - 0120 - X / I • 26

定价：2.60元

## 目 录

第一章	抚顺时期	1
第二章	奉天时期	17
第三章	北京时期	34
第四章	天津时期	50
第五章	“李香兰”的诞生	67
第六章	新京时期	84
第七章	《苏州夜曲》时期	101
第八章	日本剧场被围七圈半事件	114
第九章	我的青春故事	133
第十章	淑子和芳子	150
第十一章	虚幻的电影	173
第十二章	《万世流芳》	193
第十三章	夜来香狂想曲	215
第十四章	1945年在上海	237
第十五章	再见吧！李香兰	256
附：	告别了李香兰之后	276
后记		296

## 第一章

# 抚顺时期

提及中国大陆留给我的回忆，当从抚顺说起。

抚顺以大型露天煤矿闻名。那煤矿当时是由满铁<sup>①</sup>经营的，它的景致，如今仍然浮现在我的眼前：象螺旋一般从山顶绵延到谷底的阶梯式的黑色绝壁、沥青色的煤层、载货的列车、长鸣的汽笛声、从工厂冒出的滚滚烟柱，还有，那火红的太阳在那巨大的山谷中慢慢地下沉……

1920年（大正九年）2月12日，我生在中国东北（旧时的满洲）的辽宁省省会沈阳（旧时叫奉天）近郊的北烟台，但出生后不久，我的全家就迁到抚顺，因此，我的童年是在抚顺度过的。

满洲高粱地的落日景色诚然美丽，而抚顺的落日和露天煤矿相互映衬，也颇为壮观。夕阳的余辉把煤矿路旁的马蓼花染得红艳艳的，真是美极了。

可我当时住在抚顺市东六条大街的市中心，而露天矿区在市南郊，我上小学时，很少有机会去那里，只是作为学校的课程之一，曾经跟同学们一起去参观和远足。

每天，我都是和好朋友俊子、美都里搭伴，穿过市中心

---

<sup>①</sup> 满铁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译者

大街，到南大街的永安小学上学，放学后就回家。

沿东七条大街一直向东，再从东三号街拐弯去抚顺神社，这一带的街道象棋盘一样。街道两旁的白杨树，给我留下的印象至深。至今一想起抚顺，比起那林立的烟囱，那参天的白杨树，更能清晰地唤起我的回忆。

当时，日本的国策是促进开发资源，抚顺市街呈现一片生产繁忙的景象，<sup>1</sup>但同时又对抗日游击队的袭击感到提心吊胆。我那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少女。对我来说，抚顺只不过是一座宁静的丘陵城市，我忘不了那舒展的白杨树林荫道和露天煤矿，更忘不了儿时的好朋友、慈祥的父母、可爱的弟弟妹妹们……

然而，这种和平的生活到满洲事变<sup>①</sup>爆发就结束了。

我在抚顺市生活到12岁，直到18岁那年秋天第一次去东京作短暂旅行之前，我对自己的祖国日本一无所知，也就是说我是“生在满洲，长在满洲”。

虽说生活在中国，但在日本人的圈子里是要讲日语的，而我后来却取了个中国人的艺名，叫“李香兰”。我讲中国话，成了一位用汉语唱歌的女演员，可以说是一个国籍不明的人。

战前，我作为一个不谙世事、只是被时势推着走的姑娘，爱着两个国家，一个是作为祖国来爱，一个是作为想在这里生活下去的故国来爱。而实际上，这两个国家却彼此对立，互相操戈。

不过，我深深尝到这种双重国籍者的悲哀，那还是以后的事情。在抚顺生活时期，我不过是个尚未涉世的寻常女孩

---

<sup>①</sup> 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子。

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

父亲山口文雄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生于佐贺县。我的祖父山口博是士族出身的汉学家，父亲受他的熏陶学习汉语，在日俄战争结束的第二年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来到他所憧憬的中国大陆。

父亲在北京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经友人介绍到满铁任职。先在烟台采煤所，以后又转入抚顺采煤所，由于擅长汉语，又熟知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民意，所以一边在满铁给公司职员教汉语和介绍中国情况，一边做抚顺县顾问之类的工作。

我所接受的基础教育，完全是父亲教授的。他使我能流利地讲一口标准的中国话（北京官话）。父亲也和当时来到中国的一部分日本青年一样，具有国士的气质，对学习汉语很热中，在中国人中熟人、朋友颇多。

父亲入满铁之前，曾在北京汉语专科学校同学会学习过。当时交往密切的中国友人李际春、潘毓桂等，他们都是战前的亲日派。二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大财东和政治家，身居要职。按照中国的习惯，他们和我父亲结拜为把兄弟。根据这个习俗，我也成了他们的干闺女，他们给我起了“李香兰”、“潘淑华”等中国名字。

母亲也是九州人，出生于福冈县。母亲的父亲石桥近次郎经营驳船批发店，由于铁路运输日益发达，家道中落，举家迁至朝鲜的京城（现在的汉城），后来靠着在抚顺经营碾米厂的叔父帮忙，来到中国。

父亲山口文雄和比他小五岁的母亲石桥爱子就这样在抚顺结识，并成了婚。他们究竟是恋爱结婚，还是经人介绍认识

的，我至今不知。因为他们属明治时代的老派人物，从来不提及这件事。

父亲在日本学过中国典籍和汉语，到北京后又入同学会学习。但从日本学制上说，纯属自学成才。而母亲却是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的所谓“知识女性”。

母亲对我的教育很严格，尤其是关于举止动作的管教，一丝不苟。我算术成绩不佳，她还特地让我到寄宿在东本愿寺的学生那里去补习。

但是，母亲自己有时也象个孩子。我们小孩儿在院子里捏泥人玩时，她非但不骂我们，而且还参加进来，弄得浑身是泥，转着圈儿跑，逗我们乐。

我在学校爱好语文和音乐，算术和体操总是学不好，最得意的是音乐。父亲和母亲对我这个长女抱着漠然的期待，虽对我的教育很热心，但并不象对内地（日本本土）的女子那样，让我专门学习茶道、花道、烹调和裁缝等。

相反，父母却让我练习小提琴、钢琴、箏等乐器。我放学回到家，就和两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玩儿，每隔一天须做一次音乐练习，夜里还必须听父亲的汉语讲座。虽说是个孩子，每天却忙得不亦乐乎。

我喜欢唱歌，嗓音也不错，曾在文艺会和音乐会等场合，作为年级代表登台独唱过。

父亲尽心竭力地教我汉语，看来是期待我将来能从事日中关系的职业。他自己有满铁顾问、抚顺县顾问这种含糊不清的头衔，因此，希望我也能通过担任政治家的秘书或翻译，进而当一位政治家或新闻记者，成为了了不起的人物。

我上幼儿园时，父亲一有空就把我叫去，让我坐在他的桌子前面，面对面地教我汉语发音。上了小学以后，他又让



我去听他担任讲师的满铁研修所的夜间汉语讲座，让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跟大人一起听课。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从地理、历史、民族等各个角度来说都是一块不寻常的土地。仅以中国话而言，就有许多方言。在日语里，人们常说青森口音和鹿儿岛口音彼此不通，但这根本无法跟中国话的方言相比。中国的方言，与其说是方言，不如说更象是一种独立的外语。因语言因地而异，所以相互之间要想用语言表达意思实在难乎其难。在中国，只有首都北京使用的语言是正统的标准话，定为国语，全国通用。父亲教我的就是这种所谓“北京官话”。

战前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接受欧化思想的洗礼，重视英德法等外国语的教育，而把汉语列为正规语言教育的学校极少。

从而，象父亲这样的向学之辈，在日本的汉学私塾学习汉诗、汉文之后，要想学会实用的汉语和有关中国的知识，就得到北京的同学会或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等处深造。一般来说，这是必由之路。

当时，广泛采用的汉语教材是《急就篇》。《急就篇》由官岛大八编纂，是战前评价最高的、日本唯一的汉语读本。官岛大八和川岛浪速（川岛芳子的养父）、二叶亭四迷等人一起，明治初期曾在外语学校学过汉语。他们是汉学的硕儒，反对政府轻视汉语的态度，始终坚持通过“善邻学院”等贯彻在野精神。

父亲也是通过这个《急就篇》学习了汉语，进而到中国深造的。父亲在抚顺当汉语讲师时，也是用《急就篇》向满铁职员讲课的。我作为他的女儿听他讲课，从初级班到高级班学的也是这个课本。